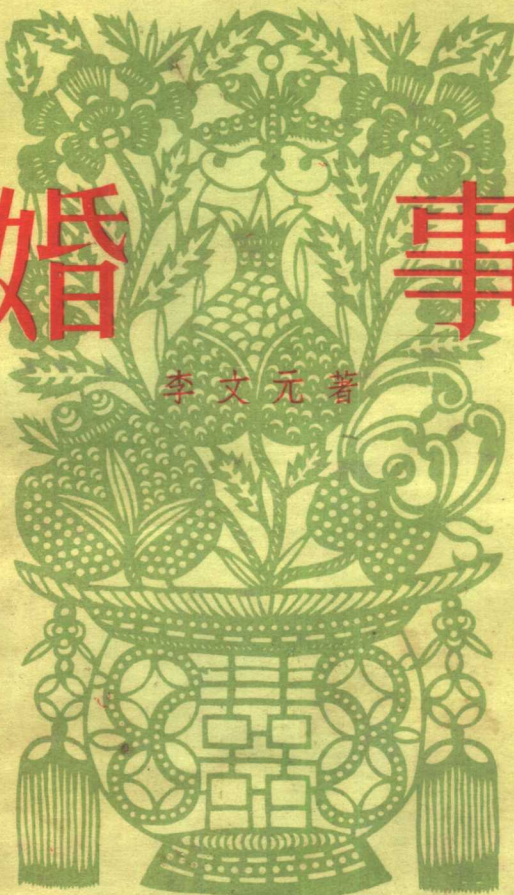


婚事

李文元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婚 事

李文元 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8 1/2 印張 66,000 字

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45,000

統一書號: 10009·12

定價(6)三角

婚 事

李 文 元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作者是个青年農民，農業合作社副社長。1950年春天开始寫作。他的小說都是描寫農村新人物新生活的作品，創造了新人物的生动的形象。这些作品先后在雜誌上發表后，引起普遍的注意，在讀者中起了良好的影响。这本小說集中包括了作者几年來所寫的較好的作品。

目次

開端	5
水利委員	19
老飼養員	39
許大山兩口	50
婚事	63
我在學習寫作的道路上	99



開 端

“夏至”以后。

連陰了四五天，昨夜才住点。張庄代表張三喜在縣里參加抗旱搶种会，縣長說：“落好雨啦！赶快回家領導羣众搶种，如有庄稼生虫可要先治虫……。”於是，會議提前兩天結束。三喜是夜摸黑回來的。第二天大清早，他就用糞叉挑着糞籃子上地轉了一大圈子。

好多家都吃过清早飯了，他才从地里回來，他那又紫又胖的臉上，汗津津的。双藍棉布褲子挽得多高，新嶄嶄的白布衫也不扣，失急慌忙地把籃子里糞“嘩”的往糞坑里倒去，糞叉往門框上一靠，跑到屋里拿出一双才沾过脚的新鷹嘴靽鞋，走到水坑边，坐在洗衣石上，把腿插到水里泡着。先洗手，后洗臉，伸手在腰后曳下來一根一疊四折的、嶄新的双藍棉布手巾，擦着，心里盤算着：“……耩晚谷，种菜豆，鋤陶穠，……虽說都是緊事，那也都得放到后边做，只有……”

“三喜同志！”从西过來个小伙子，喊了一声說：“歪着

头想啥呀？又想鳳姐啦？哈哈！”

三喜迈臉一看，認得是馬庄的民兵。

“小黑同志！”三喜穿着鞋說，“你老爰給你哥出洋相。”

“不說不笑不熱鬧哇！”小黑笑着說。

“上屋吧！吃飯沒有？”三喜走着問着。

“快半晌午啦，誰家还没吃飯哩！”

“嘿！我还没吃飯哩。”

小黑催促着說：“你赶忙盛着吃吧！”

“还没燒火，盛啥？”

“咋？”小黑用驚疑的眼光盯着三喜。

“在地里轉的时候大啦。”

三喜給小黑搬个小板凳，小黑也不坐，一双虎灵灵的眼四下掄着：往后牆上看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像，又看看东牆上貼的“防止植物病虫害”的石印画，又摸摸西牆头上掛的一細細选出來的“白壳紅”麥种。手托着一根麥穗子試了試說：“沉甸甸哩！这麥兴沒‘壕’吧？”又嚷着說：“噢！恁大一颋子麥？”又听見屋里間“呼吞！呼吞”的牛吃草的声音。

三喜遞給小黑个旱烟袋，小黑見是个新烟布袋，忙把它攤在大腿上說：“噢！黑布藍字，多素淨！‘互助合作’这四个字綉的多楞正。”小黑吸了兩口烟又望着三喜說：“紅薯早扎完啦，現今地皮还没干，今天日头一晒，到明天才能經得住脚，現今停犁住耙的，你跑地里轉恁大时候弄啥？”

“噢！”三喜嘆了一口气說：“俺庄棉花都生膩虫（棉蚜）啦！所有花地我都一塊塊跑到了，合算着：一起有一百六七

十畝。一看見急的我一頭火，心里跟寒塊土坯頭子一樣，誰還知道餓！”三喜氣的嘴唇烏青。

“哦！怪嚴重啊！趕快發動大伙治吧！”

“那还用說，还得狠狠治哩！”三喜答應着，心里暗想着：年輕人無論哪一頭都在長進，也不迷信啦。他又接着說：“今早我就近轉到馬庄花地里，看了十來塊，怎么沒見一個虫咧？”

小黑磕磕烟袋鍋說：“咱那庄的棉花，雨頭里也長了几个虫，鳳姐就緊趕緊領人齊下手，把它打光啦。虫沒種了，所以連陰天沒孕起來。”

三喜點點頭說：“嗯！那算弄對啦！雨頭里我在縣里開會，副代表在家只顧抗旱、點種哩，沒把治虫當成事，把虫弄成啦。‘小時不補，長大尺五（遲誤）’，真不假。”

小黑往布袋里一掏說：“只顧說話，鳳姐的信還沒給你哩！”

原來鳳姐與三喜是在評功入團大會上見的面，隨後因為兩庄搞互助合作的关系，时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啦，研究問題啦，常常接近。自从鳳姐給三喜做了个烟布袋以后，三喜就有了求婚的念头，早些时和鳳姐也公开談过一次，鳳姐說她爹媽並不封建。關於他倆的婚事是沒問題了。只是在抗美援朝期間，一切工作太多太忙，所以都沒提出“結婚”二字。

这时三喜接过了信，点一下头，念一个字：“三喜同志：咱这庄学校里做十張条桌，二十根板凳，請你庄木工組來幫几天忙……。馬鳳姐×月×日”

三喜喜咪咪的，心里暗暗想道：这几天沒見面，她的文化又進步了。他掏出鋼筆，把日記本攤開，準備寫回信，冷不防小黑劈手把鋼筆奪過去看看筆尖說：“大金星？啊！不！合星牌。多少錢買的，啥時候買的？”

“在民校讀書時，上級獎的。”

小黑指着三喜胸脯上掛的獎章說：“勞動模範，識字模範，……得的牛、鋼筆……怪不得區政委成天表揚你，我們真應該向你學習。”

三喜進屋給牛拌了一和草，緊走出來很莊重的說：“掏良心說，咱們有了毛主席，咱真算掉到‘福窩’里了。他老人家處處為咱們打算，只恐怕你凍着、餓着了。你算算，”說時扳着指頭說：“給咱分房子、分地、分農具、牲口、糧食。又給咱貸這款那款，辦合作社，耕牛保險……。小黑同志！不說人啦！牛、驢兒一年給打一回針。”三喜越說越帶勁，手一掄一掄的說：“我爹媽死的早，都是餓死的！我七歲就給地主放羊，十三歲當小把，十八歲就扛長工，見天吃的粗糙飯，下的牛馬力，穿的衣裳露着肉。往常累死累活有誰問過咱一聲呀？如今咱在地里活做好了，毛主席就看見啦，隨即賞我個黃老健。他老人家的好處真是三天三夜也說不完呀！”

小黑一動也不動的坐着聽。

三喜又提高了嗓音說：“咱們要是不把庄稼做好，咱還算個啥號人哪？怎麼能對得起共產黨和毛主席呀！”

“你說的一點不錯。”小黑連連點頭。

三喜又說：“我因為想到這，所以我一做起活來就格外

有勁，地，該鋤三遍的我鋤五遍，該耙兩遍的我耙四遍，該上四車糞的我上八車糞，精耕細作，多打糧食，愛國增產嘛！今早，我跑到花地里一看，見那些膩虫爬到那花叶子上，就像咬着我的心肝一樣，真叫我揪心！憑它是人，是虫，誰要不想叫咱过好日月，誰就是咱天大的仇人，非取消它不中！天一晴，地里活都連住手啦，趁墒就鋤这里种那里，所以我想把虫連三赶四治下去。俺庄不說小娃，光大人是一百二十六口，恁些生虫的花地，一晌治不完。人多了手稠，來的快，我想着咱兩庄还得互……”

“那还用說！”沒等三喜住腔，小黑搶着說。“咱只能越互越緊，越互越熱火嘛！你忘記政委成天倚着咱耳朵說：‘等咱們把互助合作的生活過慣了，往后也學着蘇聯過那集體農庄的生活哩。’這得一步一步的走嘛！”

三喜說：“那我就給鳳姐寫信研究一下吧！”

三喜寫了一封回信，小黑拿着信，連蹦帶跳的走了。他走出庄沒好遠，就聽見張庄的鑼聲“噹噹噹……”一片声响，有人喊着开会。

二

張庄与馬庄田搭边地搭界，相离有四里多路，自从去年麥头里土地改革一直到眼前，兩個庄互助幹活已不止一次了。

去年秋天，馬庄拾柴組在山里拾的柴，張庄用牛車給他們拉回了八十車。馬庄給張庄鋤了二百四十多畝地。

今年春上，馬庄改河田，張庄的人工給馬庄做了一百四十個土方。馬庄的牛工給張庄犁耙了五十五畝地……

無論那一次互助幹活，都是各人自帶鍋灶各吃各的，大家都願意這樣做，兩下省事。因為他們得過了互助的好處，所以兩庄的人一聽說要互助，大家都慌的像過年樣哩。“工換工，不落空”“水幫魚，魚幫水”這些話成了他們的口頭語。連老年人都時常說：“‘糊住’（互助）吧！‘糊’（互）得緊‘糊糊’的。孤樹不成林，單絲不成綫嘛。”

愛說笑話的劉二娘每每對人說：“看鳳姐、三喜‘糊’的多緊……”

小黑走后，張庄的會開得很順利。對於治蟲，大家伙都贊成；內中有個中農戶，外號叫“老皇曆”的，他說了句“膩蟲是天生的，東北風一颳，天一連陰，就有啦，南風一颳就沒啦。”惹的男人婦女七嘴八舌地把他美美的批駁了一頓，有些人吵着要剝他的封建尾巴，有些人吵着說要洗他的封建腦子……。羞的他臉通紅，不吭聲啦。

將要散會，馬庄送來一封信說：“……明天一早我們去一百零二人到你庄參加治蟲工作，請將藥水預備好，刷子小盆自帶。……”“嘩嘩嘩！”會場里響起了一陣掌聲。

一散會，大家都回去拿鏟，揸挖鏟，扛竹竿，揸扁担……三五成羣飛快的分頭去弄鬧蟲藥料去啦。

晌午，揸的揸，挑的挑，抱的抱，抬的抬，把辣蓼子、揀樹根、黃棘葉、鴉鴿屎等都弄到啦。

下午，庄上四盞礮“吱吱哇哇”的響開啦。各戶都把凡

是能盛水的東西都拿出來使用了。

三喜門前頃刻變成了一座“盆罐窖場”。也不知是誰把小廟的香爐也拿來盛水了。挑水組共挑了三百八十九担水，一畝地頂兩挑多，碾碎的藥，在水里浸了一夜。

三

太陽才發紅，三喜先打發木工組起身去馬庄，臨走時他囑咐說：“咱們要當成自家的活，家具怎么強實怎么做。”木工組長背着大鋸笑着說：“放心吧！保險不叫人傢搗咱的脊梁筋。”

接着打虫隊集合齊了。各人手里都拿着兩件東西。

三喜站在樹根上說了几句話：“我現在把第一組給第二組下的挑戰書給大家述說述說：不撞歪一棵花苗，不碰斷一棵花苗，不留下一個虫。”

“保證做到那几条。”第二組喊出口號。

三喜用手一擺說：“第一組負責庄北面。第二組負責庄東面。西、南兩面留給馬庄。副代表負責給馬庄運藥水。”

兩個組同時出發了。

“先打這一大塊，”到地邊，三喜說，“一個人管一行，先排齊往北，給他個庄稼老耙地，一齊拥呀！”

“舀水吧！”有人說了一句，只見你一瓢，他一馬杓，把水桶里藥水舀到各人帶來的盆里或罐里。大家都“雁飛式”一字排開，三喜粗喉嚨大嗓子說：“咱今天就比方是上了前綫一樣，非把蟲消滅乾淨不中！”接着，撲撲通通，七手八腳的

幹起來啦。

“向棉蚜虫展开斗争！”

“爭取棉花丰收！”

兩個上民校的小學生喊出了口號，大家都一齊喊起來。

只听刷子沾水声，藥水冲击花叶声，脚步声連成一片，一个参加打虫的民兵，嘴里学着吹冲锋号：“弟——达达，弟——达达，弟、弟、弟。”“冲呀！殺呀！”由他这么一呼喊，引逗的远近四面八方打虫的都“炸呼”起來啦。有的“唵唵”吹口哨，有的打“兒吼”，有的喊着：“捉活的呀！别叫跑一个呀！……”

三喜用刷子沾着水，把有虫的花叶的正面背面，都滋潤到，又用刷子沾些水，順着老股（幹枝）往下滴溜。本來經過这样整治就能將花棵上的虫藥死，可是，三喜老不放心，他总是在使过藥水之后，再把花棵从根到梢仔細檢查一下，几乎連每个夾縫、每个花叶的正背面都檢查到。虽然虫都藥得爬下不会动了，他总疑心它还会反醒過來，总是用小拇手指甲將死虫挑动几下，看虫腿还会动弹不。而對於那些虫特別多的花叶子，他蘸了藥水把虫藥死还是不干休的，他又用刷子輕輕地慢慢地把那些死虫扫掉地下，再使脚把它踏踏。

十五歲的小章，手里拿着竹竿筒做成的水撲唧，“抽一”的吸了一筒水，左眼閉着，歪着头，弯着腰，弓着腿，扎住架势，左手托着竹筒，右手握着筷子做的“頂棍”，右眼一瞄，罵着說：“狗日的膩虫啊！你就是侵略朝鮮的美國鬼子，我整

你也就是抗美援朝。嗨！你試試俺們的水机关！招槍！”
“嗤！”打出了一股子藥水，击的那花叶子乱撲閃。

有的嫌用刷子洒水不勻和，便左手端着藥水盆，右手把花苗撒到水盆里，气忿的說：“你咬我的花，我要你狗日的命！”浸了，又翻着花叶，猗着花枝得意的說：“你算再也不能害人了。”

“刘二娘落伍啦！”小章喊了一声。喊口号的那个学生連連擺着头說：“不不！我看見人家使穿排子的大針，把夾縫里的虫，一个一个往外剝呢！看，”隨即用手一指說：“又用嘴吹哪。”

“嘆嘍！”二娘笑啦，即应声說：“要整，就得整淨，省得它一只老鼠坏一鍋湯。你看！咱这花長的青枝綠叶嫩油油，跟一蓬傘样哩，咱是下手早哇，花沒吃虧，要是下手晚了，花叶会像黄病茄子一般，你看那多心疼人！好比人身上長了多么些虱子，誰能不去逮它？將人比花都是一样吧？”三喜說：“对。”

忽然一个参加治虫的農村剧团演員，用河南梆子調，拉着嗓子唱着：“棉蚜虫，你好比，美國强盜，你是俺，死对头，誰不知曉，”又咬緊牙唱：“今日里，犯在了，我的手下，我一定，消滅你，不把你饒！”

“老皇曆”也参加在这一組了。他一見洒过藥水的虫立刻爬下不会动啦，心想：“我原先不信这一套，現在才有些認識了。……”恰巧这时颳了一陣南風，小章高声喊着：“老皇曆！老皇曆！”“老皇曆”抬头望望，听見小章在喊：“你不用

打了，起來吧！”“老皇曆”眼一翻說：“怎麼？”小章說：“南風一颳就沒啦！看南風不是已經來啦！”“老皇曆”眼一瞪，手指着小章說：“你真是搗蛋虫。”

.....

當這一塊地，三停才打了一停的時候，馬莊的打虫隊開過來啦！打着模範旗，敲着鑼鼓，唱着歌，齊整整的，走到村西邊，一分兩支，一支往南，一支就在原地散開了。

三喜往西望望說：“嘿！區政委也來了！”

“是哪一個？”劉二娘問。

三喜用手指着說：“那個高高的身个，穿制服的，看！往咱這邊來啦。”

劉二娘用袖子擦了一下眼，望望說：“啊！是哩！區里離這五六里路，他恁早就下鄉啦。”隨又拉拉三喜的袖子說：“三喜！三喜！你看，‘對象’也來啦！喲！安安藍的布衫，湖南青布褲子，紫鞋，雙頭髮辮怎麼剪成個辮子啦？我頂面看見過：不胖、不瘦、不高、不低，瓜子臉，黑紫紫色，走路跟小伙子一模一樣，嘖嘖！三喜算是有福分哩！”

說着說着他們走到地邊啦。三喜本來老早就想去迎接政委。因為害怕年輕人們要笑他，所以呆呆的站住沒動彈。現在兩下已經瞧着臉了，就緊緊向前迎了几步。

“政委！”三喜喊了一聲說：“大清早就下鄉啦！”順勢把鳳姐瞟了一眼笑着說：“來的怪齊整哩。”

政委那一雙閃光的眼，只顧四下瞥着看各處花地里打虫的人，還來不及回話，只听鳳姐搶先說：“人家政委麻亮

就到咱那庄啦，又親自跑到好几处花地里驗看驗看。你沒見他袜子鞋叫露水沾的湿溜溜的。一直等俺排好隊，才跟俺一路來了。”說时把手中的东西一遞說：“給！政委獎給咱这个。”

三喜伸手將那个物件接過來，众人一看是个稀罕东西，一轟上來搶着看。有兩個女孩一边一个上去抱着鳳姐的手，親热得了不得。

“这是个啥？”三喜問。

“噴霧器。”政委說。

是誰重复了一句說：“噴壺器？”

三喜問道：“做啥用的？”

“打虫！”政委指指花苗上的虫說，“它是專門对付各种虫害的一种武器。”

“試試看！”众人不約而同的說。

“可以。”政委答应过后，又迟疑了一下說：“你們用的是什麼藥水？”

“苦性、辣性樹叶樹根，攪鷄鵝屎……。”

“这个也有效力。水里攪有棉油嗎？”

“沒攪棉油！”

“赶快搞些棉油來！因为水里攪些棉油的話，一來效力更大，二來不致漚爛橡皮管子。”

三喜打个箭步飛快地跑回家拈油罐去了。

政委向大家說：“蚜虫孕的非常快，最好是發現有了就治。有些同志当虫小的时候麻痹大意不治，認為沒关系，这